

不一样的风花雪月

◎二〇一六级治安学四区队 杨振

“上关风,下关花,苍山雪,洱海月。”云南之行,倒不如说是大理之行,在“金花伴你游”的期待和忐忑中,落下了帷幕,思来想去,除了昆明火车站金牛耀眼,云南也没有什么不同,大理也很普通。

如果说,大理有什么值得回味的,那一定是重重的行李箱和25个小时“绿皮慢摇”后满脸油光遇上了彩云之南时的欣慰;味同嚼蜡的泡面遇上满是花香的“喜洲老面粑粑”的喜悦;走过高山密林寻到一块平整土地、一面翡翠玉镜般的湖泊带给你超过期待的美好。除了景,人永远是故事里不二的主人公,路上的人和路边的人一样重要,每个故事都是这个社会的现在、以前、或者正在改变。

在大理,白族同胞都愿意把女性叫金花,没有年龄的限制,只有盛开的早晚。“刘金花”,金黄色的头发,爆炸的发型,杯盖般大的耳环,古城,就我而言,和她简直格格不入,“金花”倒是名副其实。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客栈旁的面馆里,和面对前两个推销“低价游三景”的推销员一样,我头也没抬,还是一句“不好意思,我们不需要。”但她居然没走,盛了一碗稀饭坐下来,和店员用方言谈了一会儿,转过身继续对我说:“帅哥,我看你还是学生吧?你相信我,我不得骗你。”

“这样嘛,原价380,今天也没得啥人,收你100,最低价了,你在酒店的最低价团购价其实和我们是一条线啦,他们收的还要贵些。”

“反正就一百块钱,买不了车,买不了房。我不是骗你一个就跑了,明天我还在这里的,我就是大理本地人,古城的。”

她好像洞悉了我的心理,我动心了,假装再三咨询之后,看了看微信和支付宝余额,交了一百块钱。抱着便宜不捡白不捡的心态。做好了叫购物就答没有钱,让消费坚决不开口的准备,横下一条大不了上热搜的心上了路。在去旅行社集合的路上,她问我哪里人,我说我是四川人。她第一句话:“你们外地人都聪明,特别是四川人。”第二句:“你们四川人有钱。”第一句听起来还比较符合我天府之国的优良基因,第二句恐怕是除我之外了。接下来说的话,确是令人深刻。

“我们大理现在百分之八十的酒店、客栈都是外地人在经营,最多的就是你们四川人。确实,你们四川人头脑灵活,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满脸堆笑。这些老板在网络上信誉很好,其实他们收费远远比我们高,我们本地人做生意没有那么多钱,不会上网,不会修饰店面门面,也不懂怎么在网上搞(做)的更好;所以他们赚了钱,然后就跑了,把一个污染严重的洱海,声誉不好的大理留给我们……”这是“刘金花”给我讲的故事,下面还有一个“金花”。

“杨金花”,我“低价游三景”的导游,扎起的短发,黝黑的皮肤,朴素的黑衣,略显瘦高的个子,看上去很是精干。从一开始签协议,车上没有人不“照相取证”。说各种规则时,有的录音,有的则录像。而我,也不例外。“杨金花”在车上介绍大理的风土人情,景色特产,从苍山“雪花银”到洱源杨丽萍,语言直率却能逗得全车人哈哈大笑。行程中,按照安排,还带我们吃了久负盛名的“过桥米线”,在喜洲古镇,在她的“强烈推荐和亲自带领”下,我们去了一家老奶奶开的酸奶店,巷子拐角的尽头,手工酸奶很好吃,每个人都买了不少,虽然贵了一些。在买酸奶的空档,我瞥见她和我老奶奶去门市后面交流了一会儿,两个人来回推送着一小叠钞票,走的时候,老奶奶送了她好一段路,我看着她,会心一笑。回去的路上,我在朋友圈看见她转的“水滴筹”,求助人是酸奶奶奶,为她的唯一的亲人,患病的“老伴儿”。第一个实名认证人就是“杨金花”。不得不说她普通话比一般大理人都要好,比我们口中的“导游”更让人省心、安心。夕阳刺眼,我的脸被晒的通红。

“洱海兴,大理兴。”这是环海关闭的酒店白墙上最多的标语。这恐怕仅仅是“但存方寸地,留于子孙耕”的期许。

走的那天,我们与“刘金花”在巷子里相遇,她热情的和我们打招呼,还给同行的女同学提行李,或许是顺路的原因,一路送到了车站。南下的班车,遇上了北上的“杨金花”,她依旧倒坐着,讲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,讲着讲着就成了这片土地的前世今生。“金花”总会老去,时间,总在改变。

水龙吟·长安

◎二〇一六级网络安全与执法一区队 杨雨昂

关外十里红绡,徐望汉中人独立。
 倥偬北上,峥嵘桀骜,更作惘替。
 愿迎朔寒,再行羁旅,几闻苦角。
 将天河挽过,风月两抛,山川势,眉间印。

秦汉宫阙乐幸,坠流苏,换了魏晋。
 大唐芙蓉,阿房晚照,渭水澈亮。
 钟楼夜雨,潼关低昂,镐京即此!十三朝死生,泡影飞光,作了幻景。



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

◎二〇一七级侦查学三区队 秦林智

人生的有滋有味实际莫过于来上那么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我也挺希望自己成为那种人——行过不同地方的桥,看过不同地方的云,喝过不同地方的酒。假使我有时间、有能力,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背上双肩包,照着地图,将脚印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之上。那该是多么轻松而又惬意的事啊。

在有限的闲暇里,苏州是一定不能错过的。我毫不夸张的说,那就是我去过最美的地方。我不喜欢跟团旅行,不喜欢老是往人多的地方凑。我喜欢拿着相机,脚步如同春雨一般轻快,行走在一个地图上都找不出来的无名小镇里面。看着往来稀疏的人群,看着脸上洋溢着笑容戏水的娃娃们,看着正在河边捣衣的姑娘,那是对于我这个异乡人来说最好的慰藉。对了,如果你也有那般闲情逸致,不妨试试仿效古人在夜里出游,体会“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”的别样韵味。

拙政园里,两片绿叶衬红花;东坡堤上,一行白鹭上青天。

苏州园林极为讨人喜欢。一步一景,妙不可言;一楼一阁,错落有致;廊腰缦回,檐牙高啄。其间怪石嶙峋,拟人状、树冠状、象鼻状,或耸立、或侧卧、或倾倒。园内还有一方大池塘,若能从空中鸟瞰,那就如同一颗宝石镶嵌在白玉盘上。

别了苏州,杭州西湖更是风姿卓绝。晴天,湖面上反射出粼粼波光,水鸟在湖心小岛上嬉戏进食。它们晃着脖子甩落水珠,惹得岸上的孩子们哇哇大叫,在阳光的映射下,那一幕显得格外美丽。雨天,湖面上泛着涟漪,没了水鸟,少了游人,整个西湖平添了一份静谧,从大

家闺秀转为小家碧玉。远处的山在雨的阻挡下逐渐变得空灵了起来,而更远处,便是水天相接,连成一线。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,晴时好,雨时奇。看着不远处的断桥,我想,当年也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,白娘子将手中的油纸伞递到许仙手中的吧。

我刚到西湖的时候,正好是下过雨,天空依稀还有零星雨滴飘落。氤氲的雾气将整个西湖笼罩在里面,隐隐约约看不真切。我避开那些游船,寻到一处无人的水边湿地,按照当地人交给我的办法,吹过几声手箫之后,便听见了一阵由远及近的划水声。我暗道运气不错,平时也很难见到这种船。借着艄公的手,我上了乌篷船。艄公极其健谈,见识也十分广泛,我几乎倾尽所有谈吐才能跟得上他的话题。也许是与艄公谈得开心,他竟请我喝了一碗花雕酒。那种热烈的苦涩和醇厚酒香在湖水上缠绵上升,回味无穷。看着眼前西湖还升腾着雾气,看着早已经空空如也的酒碗,我终于明白那些古人为什么就爱伴着美酒坐在船上游湖,其中滋味果真妙似羽化登仙。

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,古人诚不欺我。苏州精致,杭州隽秀。

我走过许多地方的桥,见过许多地方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留恋过这么一处天堂。